

# 论哲学归宿，保卫哲学和继续实践

——驳反对哲学实践论和哲学虚无论

ArbeiterKlassen

## 目录：

前言	1
摘要	1
正文	2
绪论	2
庸俗哲学的应用	3
哲学前途的闭锁	4
经院哲学的精英	9
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1

## 前言：

哲学虚无论，也即哲学无用、哲学无法运用于实际的观点不仅毒害着群众，也毒害着哲学学生、学者。哲学的学术至上主义和学阀观念使得哲学的普及和进步成为不可能。哲学的腐朽化促成哲学中的反动主义。以上三者构成今天哲学面临的困境。目前网络盛行的，对某一哲学流派的、某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经调查研究的结论、过分褒扬和反对又构成了这些问题的结果，在此之上，哲学的批判和被批判被引用到网络并日益腐化，成为伪哲学和他们代言人的相互进攻。

本文即对这些问题做绪论，并以此为基础作批判，分析哲学的目的和归宿。

本文前后经历了很多重写、修正和补充，为的是尽量全面且明晰的表达观点。本文仅代表一个认识，论述必然有不完整不明确的地方，且并非完整的结论。

## 摘要：

历史政治经济运动和其反映出的社会运动不仅仅要反过来反映其时代思想，还要反过来指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社会矛盾。那么，研究历史逻辑的过程必须形成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而得到这些认识——就自发地将它们应用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分析中。这个过程——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过程是哲学的发端及其归宿。

反动的封建主义及其民族劣根性断不能让人掌握哲学方法，不能让人形成思辨体系，不能让人向着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到那时，人就要凌驾到它们上边，就要钻到它们的根基中推翻它们。哲学在未经哲学教育的人眼中的“高深莫测”，尤其在中国大多数人民眼中高深莫测，主要是两个原因：哲学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哲学被统治阶级捏造为道德，成为腐朽的工具。庸俗哲学又主要分了几方面：哲学被庸俗地解释为所谓“个人情感”或者“社会精神”。进而杂糅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分析当中。哲学的逻辑思维被固化和切除，代之以口号的论战。哲学的发展限制于学阀精英中，无法扩大到社会的广泛的无产阶级中。庸俗哲学还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哲学一经发掘和证实就成为永恒的真理。哲学完全可以某种幻想，而只要它在某些逻辑中似乎正确。庸俗的哲学完全可以脱离过去的实践批判，独立应用于现代的实际生活中。

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的评判标准，不是看它属不属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抑或是看它是否是一个已经指导了实践的哲学。上面这个评判标准，落入了对过去和实践的幻想，反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臆想。长久以来，部分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不认为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不外乎“抛弃阶

级斗争”、“经不起实践考验”、“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实践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理论本身错误”、“不具有激进性”等等。实际上这些观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思想的误解，我们对于西马惯性地误读恰恰是来源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混淆。我们应当坚决捍卫一个实践的、革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防御主义，最终就是批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

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哲学向前发展的，即阻碍哲学的认识回归作为哲学本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后和最显眼的问题是哲学的经院化，这主要体现在两点：哲学的本身话语被框死在书中，不能得到完整的表达；哲学的理解权被框死在学者的脑中，不能向人民普及。批判这种精英主义的最直接方法即二分这个师徒的继承关系，打碎知识的私有制继承观念，把知识的传递过程，即教育过程，从原先的私有财产的传递变为公有财产的取用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打破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知识的私有制，把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财富全部让渡到无产阶级手中，并使其的继承变成公有财产的分享。

---

## 正文：

历史政治经济运动和其反映出的社会运动不仅仅要反过来反映其时代思想，还要反过来指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社会矛盾。那么，研究历史逻辑的过程必须形成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而得到这些认识——就自发地将它们应用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分析中。这个过程——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过程是哲学的发端及其归宿。

西方哲学的几个主要部分——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英法美哲学等，其批判对象从人性问题到神性问题，到现代资本主义批判；从主观唯心到辩证唯物。哲学的观点聚焦在矛盾的分析批判。中国古典哲学有同样的开端和相近的“第一次繁荣”——春秋战国，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时却没有东方的份。

西方哲学为什么有古希腊哲学消亡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复兴？回归到社会经济矛盾上看，德意志地区经历了封建王朝的衰亡和文艺复兴，形成了市民阶层，产生了资产阶级和随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从完全的封建社会开始转移，发展成资产阶级连同农民阶级对封建专制的矛盾。社会精神自然要从专制主义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哲学必然经历中世纪哲学转移到理性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批判上。

同样，为什么有第三次西方哲学进步的发生？到这里，也要指向新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诸多矛盾，指向无产阶级历史斗争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同志。反过来看，中国失去了同步西方进行思想革命的机会，说到底，中国失去了自发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以至于中国不得不依靠欧洲已有的资本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输入——代价是丧权辱国的一百年，是国际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一百年。

这个腐朽的封建秩序表现为政治上的严密高压，人民思想上的劣根性，文化上的为我独尊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长期的私有制的小农经济。这个社会的长期存在不单单要在它的大部分仍然存在的时候阻碍新的哲学向政治经济的扩展应用，而且要在它的统治阶级消亡了以后继续毒害人民，继续毒害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并且把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拉回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伙同腐朽的封建思想统治之下。现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他们带领下的人民，全世界支持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左翼进步主义者都发觉了这个反动思想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存在，发觉到它把中国党变成修正主义的保守党，发觉到它把中国人民变回势利，反动，拉帮结派，纸醉金迷的悲惨的“闰土”。发觉到它彻底让毛主义的中国失败并回归到了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

哲学在这里必然成为文人墨客的闲谈，成为小资者所谓“学术”；成为皇帝——现在是垄断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并且愈发反噬到它自己统治的工具。哲学在这里否定本身并把它自己消融在封建愚昧中。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引入在这里便不可能改变哲学在中国人心中的普遍地位。封建专制把它庸俗化，把它包装起来，让它神秘高深起来，成为普遍信仰的鸦片式的宗教。这个哲学业已完全褪去它的认识和分析的内容，退化成为“儒家”形式和资本主义熏陶的道德观念，彻底变成统治阶级的剥削手段。政治经济学在这里和人民隔了一层障壁：它只开了一个窗口——投出现成的庸俗结论，生产僵死的宣传口号。

反动的封建主义及其民族劣根性断不能让人掌握哲学方法，不能让人形成思辨体系，不能让人向着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到那时，人就要凌驾到它们上边，就要钻到它们的根基中推翻它们。我们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封建王朝的革命，1919年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镇压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时候哲学站出来保卫自己，发挥它在实践中的作用，并且以革命的方式发展它本身。保卫哲学的方法在这里显现出来了——运用哲学，并让它在实践中完善自我。

哲学在未经哲学教育的人眼中的“高深莫测”，尤其在中国大多数人民眼中高深莫测，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哲学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空谈。
2. 哲学被统治阶级捏造为道德，成为腐朽的工具。

人民自然而然地认为哲学等价于所谓人生价值的准则，认为哲学是什么先知的启示录，是所谓财富密码。从源头上看，哲学又被潜意识的等价于古希腊哲学的几个名人。这些形而上学的启示倒也有作用——至少让人记住“哲学——Philosophy”的拼法。坏处却是哲学第二次脱去分析的质料的内容，填充进废料，变成等价于儒学的，彻底的愚昧人的统治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靠着这样的手段却未受其反噬，于是愈加反动地将中国人民推入思想禁锢的深渊。但是真的哲学仍然以分析这个思维运动作为基础，并将分析的结果和认识推的更高，推入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为基础改造世界。

虚假的哲学却要掩盖这个基础，把分析运动抹去，仅保留其产物，使哲学成为庸俗哲学。这里的庸俗哲学又主要分了几方面：

（一） 哲学被庸俗地解释为所谓“个人情感”或者“社会精神”。进而杂糅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分析当中。

（二） 哲学的逻辑思维被固化和切除，代之以口号的论战。

（三） 哲学的发展限制于学阀精英中，无法扩大到社会的广泛的无产阶级中。

以下将逐一解释这几个问题。

### （一） 庸俗哲学的应用

这里需要抛出一个问题：哲学是不是头脑的产物？

从理论的发生来看，哲学的理论直接来自于思考，根本上来看，哲学理论的生成来自于社会的政治经济运动——政治经济矛盾的运动。即它的原材料应当来自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批判。它的总的批判应当是对社会阶级矛盾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论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结论。

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论它是主观唯心的还是客观唯心的，认为哲学本身的内容应当根源产生于头脑即精神的运动。唯物主义当然承认哲学是精神运动的产物，也承认哲学思想的物质基础为第一性。哲学成为哲学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相反，它有自我维护和更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原材料仍然来自于物质，而它的产物并不首先是完整的哲学，而是一些看法的集合。在此上再扩展和总结，并应用到现实的批判上得以验证，才得到哲学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并以此扩张。

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不是完整的哲学。一方面它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追求自我批判和完善的过程决定它不能成为所谓完整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这时表现出它自己完全的运动性。

庸俗化的哲学即表现在以上几个观点的反面：庸俗哲学认为存在完成了的、固执的哲学。

庸俗哲学还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哲学一经发掘和证实就成为永恒的真理。
2. 哲学完全可以某种幻想，而只要它在某些逻辑中似乎正确。
3. 庸俗的哲学完全可以脱离过去的实践批判，独立应用于现代的实际生活中。

此时当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就表现出僵化性质，表现出脱离现实的落后性。它成为了以过去的哲学为原材料的个人头脑再产出的废料。

故实践性的哲学应用应当在理论和批判的二重对立中开展。

一个例子是过去客观唯心主义，如对黑格尔主义的研究。

如果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就是那个“证实了的”和“过去的”旧哲学体系。青年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和保守黑格尔派的路线对立就是对哲学的实践批判和所谓“完成的哲学”的对立。保守黑格尔主义者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理性精神和逻辑的天堂，认为世界的逻辑已经止步于黑格尔的完成了的哲学；马克思却在实践和理论的对立中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批判，并将哲学的核心复归到唯物主义上，推翻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这里，马克思对精神存在的批判（并未否定精神的实际存在）、对资本运动和阶级矛盾运动的研究是哲学运动从黑格尔向马克思发展的基础。

与之相反的，保守黑格尔主义者们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袒护则使得黑格尔完全落入历史泥潭里，得不到一点实践性的进步了。

而黑格尔本身研究的结果也不能经得起实践批判，其只拥有辩证性，辩证性的基础却不是客观物质，而是黑格尔的不经实践证实的抽象存在。“存有”的存在在这时仅仅是观察的推理结果，绝对抽象化而空洞毫无内容，并且为大众不能理解——除非他是一个上帝或某宗教的信仰者，可以同样不经证明的得到某个结论。

另一个例子在经济学中。

由于政治系统——法学、政治学、宗教等等属于经济基础的集中和扩展，对经济的研究和对法学等上层建筑的研究最终必将导致政治经济学。一切哲学最终也要指向政治经济学。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将形而上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应用到经济状况分析中。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视作经济运动的基础，而资本的确在当时以，而仅仅以这些生产要素作为依托。但重商和重农主义的观点最终导致亚当斯密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未来的误判——将一个即将爆发生产力革命的英国误判成一个载满黄金的商船仍然会横行于大西洋两岸百年的英国。资本的运动在《国富论》那里仍然是黄金与土地贸易的运动。两大价值在那里也仍然仅仅是土地，黄金贸易及其附属产品的价值，却完全忽视实际存在的“平民”的劳动结果。

可见，否定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必将导致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诸学科。

## （二） 哲学前途的闭锁

这里主要批判“半吊子主义”与“防御主义”的哲学学者。

## 一，“半吊子主义”也即实际上的教条主义的哲学：

现代哲学的学习要有一个导向：“经典”还是“分析”。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哲学真的被学到脑子里，就遇到这个问题的表现：是用过往的哲学观点归类现代遇到的问题，还是应用哲学的分析方法重建现代问题的结论。

明显看来，仅仅对于现代问题给出模板的答案是对哲学方法的否定，进而是对所有哲学的否定。

对于主张用新的分析过程解释新的问题，哲学表现为“解决”。而解决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结论，反而用逻辑分析和其结果补充这个哲学的观点和其内容。反之，旧的哲学的直接运用，主张要从自身的几条大纲中找到成文的解释，这些成文的解释看似和对问题的某一个“灵光一闪的”主观答案相匹配。于是哲学的旧有的纲领强加在这个问题上。

半吊子的、教条主义的哲学恰恰如后者这样解释问题。譬如机械唯物论或唯生产论以及他们的信徒正是如此：他们承认唯物主义作为前提，在唯物的基础上分析和解释问题却只能搬出他们的教纲生搬硬凑。

“半吊子”的哲学学者同理。他们习惯于从已有的著名的文献当中抽取只言片语，概括地解释问题，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实践时，要么犯了难，要么文不对题。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有这些人：他们敢提起和英法普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军警的斗争历史，彰显他们多么伟大。可真让他们在群众面前解释为什么要斗争和怎样斗争时就要怯头怯尾了。最后说出口的是“费尔巴哈说”、“马克思说”等等的论调。同样，让他们站在群众前分析世界的资本主义运动和斗争状况，他们自然也要堂而皇之地搬来几十年前的大师们的结论。

列宁的俄共和苏俄（联）同样。然而纵使没那么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也要说：“按着列宁同志的指示”；贝利亚还要说：“斯大林同志说”。赫鲁晓夫一个修正主义者也要大言不惭的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指引下的苏联多么伟大。观察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半吊子的教条主义”在第一国际催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和机械化，在第二国际进一步催生出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在第三国际和以后就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它的反面——修正主义也要走向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反驳也要扩大到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和实践成果的反驳。

结果是，全世界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列宁主义的原教旨，现在又出现所谓“保守主义的毛派”。上世纪还有所谓新共产主义者，把所有实际的修正主义结合在一起。

现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是“网左”，到目前为止仅仅是看了几本书，借着引据经典的名义背了不少结论的话语，他们的哲学观点和实践观点，到目前来看也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传唱。

仅分析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网络左翼”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什么辩证法或者实践论，实则是“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分析问题的原则是解构这个问题的表象，发现它的根本矛盾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表象，而进一步，需要揭开它的病灶了。过去，修正主义的发端诞生在小资产阶级对一个“简单”的革命的幻想上，它表现为陷入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实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对立上。进而，它的核心展现出来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现在的网络左翼的半吊子哲学的内核也从整个小资产阶级那里继承过来，表现为对一个“教条主义的过去”的全面继承和对一个革命实践运动的过去的全面否定。这些网络左翼，看起

来是革命的，实际上他们只能谈起过去历史的符号：“伟人”和他们光荣的领导下某个社会的发展。至于掩藏在历史符号背后的运动——那些革命运动和阶级矛盾，他们丝毫不敢了解，甚至要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的地步。

从这一点上看，现在的“网左乱象”和他们的教条主义哲学的源头也揭露出来了：他们——整个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脱产者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脱产的学生彻底脱离了实践和实践批判，他们的知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从此也与革命行动脱离了关系，异化成了一般的科学知识，就如同一个数学表达式，哪里能解释通他们的幻想就往哪里搬。于是，现代的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学生自然要产生这样“半吊子”的哲学，同时落入实践和哲学双重的教条主义。

至于他们对哲学的前途的“闭锁”到这里就解释的清了。哲学在他们变成了门派的斗争，变成了“苏马”和“西马”的斗争，现在又发展出了一个“实践主义”：用有没有经历过实践为某个哲学扣帽子。至于他们是否能解释清这些斗争的来源、这个哲学是不是真马克思主义，仍是问题。

## 二、批判“防御主义哲学”和捍卫西方马克思主义：

本章的目的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和这个缺点的结果——防御主义、以及对指导实践和具体实践活动的缺失。

### （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

如上文所说，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的评判标准，不是看它属不属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抑或是看它是否是一个已经指导了实践的哲学。上面这个评判标准，落入了对过去和实践的幻想，反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臆想。

长久以来，部分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不认为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不外乎“抛弃阶级斗争”、“经不起实践考验”、“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实践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理论本身错误”、“不具有激进性”等等。实际上这些观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思想的误解，我们对于西马惯性地误读恰恰是来源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混淆。

从一个最简单的错误开始。首先要明确，在最基本的定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指所有“非东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泛指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是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望文生义而未能了解的。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阿尔都塞、齐泽克、弗洛姆、萨特、鲍德里亚等人也包含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在本体论上、精神分析学上、传统意识形态理论与青年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断裂上、德国古典观念论上、理性主义批判上，我们都可以从后者的理论中看到前者的影子。

唯一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尤其是二十世纪左右马尔库塞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传播的是“精英主义文化观”，但并不只是其字面意思——尽管西马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精英”，但其基本理论路线仍是从根本性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绝不秉承某种庸俗的“精英领导群众”方法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葛兰西等人的论述以及其历史背景就会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多都作为领袖直接地参与革命斗争，而之后的五月风暴等运动也正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而产生的。

马克思不是预言家，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对于未来的预期，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现实历史进程的真正组成部分，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例如，卢卡奇与科尔施等人认为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背离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两项

目的，他们尤其是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成分完全抛弃这一点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柯尔施

至于一些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阶级斗争。他们——这些满口“历史螺旋上升”的网络左翼或许才是真正“扛着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当你在斗争中不具有主动权，斗争本身在最终变得和一系列的失败相等同时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变成道德抵抗、融贯团结、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一种巨大力量。‘我暂时被打败了，但是，历史的潮流归根到底是为我而流的’。现实的意志穿上了一种信仰历史的某种合理性和信仰原始的和经验形式的热情的目的论的外衣，这种目的论是作为前定和神意等忏悔的宗教教义的替代品而出现的。——葛兰西

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其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是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相反，它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原则之一。无论是从青年马克思，还是到后期的阿尔都塞等对于虚假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的阐释来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恰恰需要由症候阅读，亦即抓住意识形态背后的“缝合点”来消灭。历史总是主体性的过程，只有把握了形式的可能性和主体的潜在性之后历史才会真正展开，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问题需要采取再生产视域下的阶级斗争解决正是说明这一点。阶级斗争作为必要的元素贯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其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上升到朝着一个共同的、总体目标前进的战略意识，亦即自觉斗争阶段（即自觉阶级）转换的关键环节。因此，阶级斗争是一种对于阶级意识的“唤醒”，是历史自身将总体性从非有机性中言说的方式。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绝对实践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未抛弃自身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而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事实上建构于后文会提到的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这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未拒斥过政治经济学。如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是必将深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之中的，尤其会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之中。

正相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异化为了纯粹的理论科学，而这种理论并不具备完整的实践基础和社会调查的基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褪去了它的方法论，变成了阿尔都塞语境下的“科学之科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念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的结果的批判上，它建立在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批判上。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之一——用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正在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完成。它从未背离马克思主义。

## （2）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脱离实践？

事实上，现代的所谓“网左”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上文所言，并不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根源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实践，它完全符合两万公里之外的东亚的革命导师——毛泽东的《实践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原则。

西方马克思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全部批判最突出的特点是“现实性”和“直接性”。也即它直接的批判它的环境下的所有值得批判的东西。在 1930 年代，它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

义和第三国际到斯大林时期的沙文主义倾向。到 1960 年代它从学生运动中找到对学生的脱产性的批判，2000 年代后它继续对冷战后的宏观资本主义社会和那些“网左”认为的细枝末节而与历史不足一提的实际资本主义生活的研究。这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点是：它不仅仅专注于研究历史，更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现代化”。它至少在来源上没有背离实践。

问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对指导实践做出了什么？

### （3）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防御主义

什么是“防御主义——defensism”？这个词的来源在于现在哲学面临的困境：被人误解和攻击，自身又不能做出普及大众的反击。这时，哲学的研究日益取向学术化，逃避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愈发趋向理论和实践的二分。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这个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于实践，它的研究成果却很难再用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必然环节——革命运动起不到大的指导作用——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仍然围绕着阶级斗争和批判资本主义展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以来愈发趋向防御姿态。从历史上看，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到目前来看都是革命性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去向——也即它的理论和实践现在看来却逐渐分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 20 世纪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无疑是革命性的。但当 20 世纪过去，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似乎调转了枪口，不再主动提起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之类的词汇，反而把拥护和平和绿色生态、反对霸权主义等等放在第一位。这主要是几个原因：

- （1）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倒台。
- （2）修正主义在其余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
- （3）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各个现存共产党内的复辟。
- （4）20 世纪几个重大的革命运动的失败。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政党根本没能招架住苏联解体和北约集团随后的大小意识形态攻势，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被替代为了“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然所有共产主义者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后的悲鸣，反而是那些真正使苏联灭亡的修正主义官僚们的继承人在夺取共产党内合法地位后，对外展示软弱姿态的一声鸣叫。

而事实上，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投降派并非根本来自那些美国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而实际上来自 20 世纪已有的修正主义政权——主要是 1956 年后的苏联、1978 年后的中国以及 1960 年代以后的南斯拉夫。他们的实际政策透露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潮成功在世界各国正在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中扎下了根，让本来党内已有的投降派和修正主义看到了机会。苏共的倒台则让他们全面夺权，致使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倒向投降。

至于 1991 年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艰难，反而不是导致共产党的投降派的根本原因。

所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防御主义，其实是批判整个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防御姿态。进一步说，是批判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投降。

整个现代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它的分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都继承了它们 19 和 20 世纪的前辈，即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问题在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极大丰富了对资本主义诸现象和它们的实质的理论批判，在武器的批判——也即实践活动上却极度缺乏，这是如上文四个问题的结果。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延续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过程，还要把这个批判进一步推深，推入辩证法的领域去，结束仅仅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而进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逻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认识到清理投降主义的必要性，将批判党内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主张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思考实践的必要性——不仅仅是从实践中获取理论，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将理论重新推入实践。这其中还应该包括怎样用新的理论指导斗争和团结的原则。

最终，当马克思主义的党离开纸面，回归革命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从投降主义中摆脱出来。

### （三）经院哲学的精英

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哲学向前发展的，即阻碍哲学的认识回归作为哲学本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后和最显眼的问题是哲学的经院化，这主要体现在两点：哲学的本身话语被框死在书中，不能得到完整的表达；哲学的理解权被框死在学者的脑中，不能向人民普及。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这个问题，也即现代整个哲学面临的这个问题，可以类比为中世纪存在的经院哲学体系：

“这就是阐发一种哲学，其中的题材和指导原则都由教义来确定。这种哲学作为中世纪哲学的最主要部分或基督教哲学，其目的在于解说基督教的教义，使之系统化并加以论证，即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创建一种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做这种工作的思想家叫做经院哲学家，他们的体系被称为经院哲学。”——梯利《西方哲学史》-第二编-第一篇-第四节

哲学的话语被记录在书中，它的表达的结果不能是它的本身，而是经由人的理解加工的产物，它的一切知识经由人脑的规范而因此出现语义偏差，于是，对哲学逻辑的思考过程必然出现偏移而不符合原文的文义。同时，原文本身的思考过程也难以通过干涩的文本体现，它的思考方法——思维运动于是难以被人所捕获，这也是哲学难以学习的原因。

另一方面，如开头所说的，哲学的经院化使得哲学成为作为社会精英阶级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学术玩物，它必然不可能直接下降到大众手中。而最终接收到大众手中的是哲学的结论和庸俗的道德观念。

经院在这里成为实际上禁锢哲学的大众化的直接容器，如同一个铁箱，密不透风，只留下一个漏洞透光透气，并排出没有价值的废料。固然经院的知识是丰富的，它却坚持将哲学的一切知识和这些知识本来该有的作用二分，使其仅仅是经院哲学分析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工具，也即仅仅保留一个认识论。在经院哲学的容器下，哲学不可能完全从书本完全过渡到学生手中，更不可能从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大众。这种经院化的哲学表现出学阀的精英主义——即哲学的最终解释权在书本和它的诠释者——教授。

另一方面，强大的言论管控不可能让哲学的普及过程顺畅进行；群众的后天愚昧性也不可能让群众灌输性地完全接受哲学的逻辑。

问题在于，这种哲学的，实际上也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精英主义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根源上来看，精英主义的发生仍然在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属性。也即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知识 and 它们的实践的二分，与大众而二分。而这种精英主义的继承实际也是小资产

阶级属性的代代继承，即学阀观念的代代继承。

进一步的看，这种继承的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来看，这种继承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继承的传统形式——直接财富的私有财产继承，而是产生了非直接财产的知识的私有继承。这种知识的继承被限定在大学的师徒关系中代代继承下去，而绝不超出这个范围，到大众中去。

这种经院哲学的精英主义核心现在揭露出来了——私有财产的继承观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教育的过程在这时作为私有制继承的过程，而财产即整个现存的知识体系。

所以，批判这种精英主义的最直接方法即二分这个师徒的继承关系，打碎知识的私有制继承观念，把知识的传递过程，即教育过程，从原先的私有财产的传递变为公有财产的取用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打破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知识的私有制，把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财富全部让渡到无产阶级手中，并使其的继承变成公有财产的分享。

这种哲学的精英主义的结果是，哲学自我被禁锢在私有财产的继承观念中，失去了它向大众普及的机会，进一步自作高深了起来，产生哲学地位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哲学失去了它作为思想指导的方法论的功能，同时失去了它以实践检验自身的义务。哲学在这个时候唯有蹲在藏经阁中寻求出路，而其最终只会将自己变成辞藻堆叠的，经院哲学家的臆想。

---

## 结论：

哲学的庸俗化最终指向整个现代社会精神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最终指向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庸俗化，指向整个哲学的来源和目的脱离实践。

以海德格尔“现代社会以人类一切的实践传统被解构作为开端”解释庸俗哲学和整个反动哲学的来源，也即实践的消失。总体上看，现在哲学的论文著作通篇用过去几百年间哲学和实践大家的断言，反而并不注重解释现代社会的社会意识；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注重以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反而沉沦于理论批判表象内容。到实践这里也全部解决了。黑格尔称之为：“知性的自媚”，实则阐述了这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资产阶级的学术观念实则是私有财产的继承观”。

我们还知道，哲学的庸俗化指向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并推动整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礼仪、教育和根本的阶级观念等的全面腐化，但它并非全是坏处。从反方面看，哲学的庸俗化反而作为一个墓碑，代表着过去全部哲学体系在现代的崩解，警示着现代全部哲学家和实践者——需要以过去哲学所拥有的全部方法，构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哲学。对于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它则作为一本儿童的寓言书，告诫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鲜明的反对一切投降主义、防御主义、修正主义，必须以实践和过去的全部理论作为依据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方法论。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知道：这个实践的过程可能是失败的，但实践的累加最终将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来源，将创造一个共产主义未来的新的方向。

**哲学的归宿在这里明确的展示出来了：指导实践的开端，作为实践的认识的结果。**

**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也揭露出来：捍卫一切马克思主义真正实践和革命的东西，打倒一切投降主义、防御主义和修正主义。**

**而继续实践将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结论的最终验证和一切理论的开端。**

我们知道，当马克思主义真正完成它的历史作用而崩解的那一天，应当是共产主义的革

命运动真正完成的那一天。共产主义者应当让这一天从“应当”变成“必然”。  
我们应该回归到这条路。

我们高呼：

**革命万岁，实践万岁，无产阶级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参考文献：

- [1]经院哲学是什么？ - 知乎 (zhihu.com)
  - [2]51 如何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 - 知乎 (zhihu.com)
  - [3]49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 知乎 (zhihu.com)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5]乔茂林. 世界性的真正开端——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思想研究
  - [6]安德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 [7]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
  - [8]布罗代尔. 论历史
  - [9]葛兰西. 狱中札记
  - [10]驳几点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谬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 - 知乎 (zhihu.com)
  - [11]葛兰西. 实践哲学
  - [12]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 

#### 致谢：

首先，感谢有毅力看完这篇很水的社论的读者——你，读到这里。

这篇文章的原稿，实际上是我平时练手文笔所做的积累。全文只有 4000 字左右，也有很多论述不到位的地方，甚至很多地方干脆就是抛下一个结论，草草了事。原稿的整个内容的完成实际上也只用了两个晚上，大概 7-8 个小时。

但是，对这篇文章的修订和补充却花了我很大的工夫。原稿的批判内容没有关于批判和保卫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论述，甚至开篇处没有任何点题，只是干巴巴地叙述历史。本文的整个修订大概用了 20 个小时左右，时间跨度却足足长达半年。

然而即使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仍没有想好注释和致谢的具体内容。

我承认，我仍然是一个不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带着小资产阶级的脱产性，甚至很少下地劳动，自然是体会不到工人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在这里，我还要感谢那些真正努力下到社会，到各地考察的同志们的努力付出，让我有了更加真实明确的资料供以研究。

我也承认，这篇文章仍然有很多漏洞，有很多论述不到位的地方，甚至有很多错字。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这篇论文的修订过程中，提出宝贵建议和批评的同志们。没有你们，我可能没有毅力完成这篇一万四千字的文章。

最后，感谢我自己，坚持在台灯下写了下去。

这篇文章将一直公开，供以批评和学习，若能从中得到教育是最好不过。

未来，我也会继续完成更多的文章，磨练我自己的文笔和思想。  
感谢你读到这里。

——ArbeiterKlassen

---